

感染埃博拉 (Ebola) 病毒会怎么样?

前些年，我有个船员就感染了埃博拉，说我们整船人都陷入末日般的恐怖之中，一点也不夸张。

我们进入他的房间时，他已经没了呼吸，床上都是污血，身体像融化了一般。

1

我是一名 35 年远洋货运经验的船长。

自证身份，先拿证件「镇楼」。



2006 年，我刚当船长，第一次航行就要去非洲的喀麦隆杜阿拉港，运送 4 万吨水泥。

我虽然对航行之事了如指掌，但目的地却不是个让人省心的地方。

非洲是个传染病的天堂，细菌与病毒滋生。

刚刚开航，我就已经对目的地产生了一些抗拒心理。

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是自己的刻板印象，「蓟州海号」我已经驾驶过数次，这趟航线也是趟老航线，这一趟，探囊取物，所以我不断告诉自己别老瞎想。

然后就放下了心理的忌讳。

其实，人真的应该重视每一个一闪而过的担忧。

5 月 7 日，检修

5 月 13 日，风浪

5 月 30 日，大雾



航行真实拍摄

再有 4 个小时，「蓟州海号」就要抵达非洲的杜阿拉港口。

已经在海上航行了近一个月了，大家电脑里的连续剧看的也差不多了，有的水手甚至都已经把带上船的木头削成了 12 属相。

长时间在洋上，无法与陆地电话、视频，完全封闭在一个根本走不出去的「小」船上，有时候你甚至都不确定自己是否还生活在人类社会。

到了终于靠港的日子，大家就会无比期待。

靠岸前的最后一顿船上的饭，跟往常一样，三菜一汤。

老炊是湖南来的，他的手艺至少让船上停滞的时光有点盼头，今天这个外婆菜炒的非常下饭，船上的兄弟们吃的比平时多了不少。

这次停靠时间足足有六天，有几个年轻小伙子们摩拳擦掌，已经海上漂了这么久了，他们早就忍不住了，想去岸上找点「乐趣」。

我对于这些事通常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要把工作做好，船员这些小「爱好」，我也不会多说什么，况且有些国家，这些事情还是合法的。

忙碌工作了五天后，最后一天大家终于能清闲一下了，老轨江森挎着新来的水手的脖子准备下船。

江森做轮机长已经五年，在船上也十几年了，出了名的好色，哪次靠岸后都得下船找姑娘。

新来的水手是个大连海事毕业的小伙子，名叫李达，一米 85 的大个，长得五大三粗的，被江森几个人拉着去「尝鲜」。

我正在用跟了我很多年的老记事本，逐字记录靠岸的细节。

江森这个时候喊了一声「船长，我们下船啦，有事电话呀！」

「注意安全」，我目送他们上了甲板。

「放心吧」，大家开心的跟我挥挥手，我却只能等他们走远一些叹气。

二十几个人，工作生活在一起，不是所有事儿你都可以管得住的，到底要严肃对待，还是尊重个体，有时候中间的度真的很难拿捏。

我从内心恨不得把所有人锁在船上，别给我瞎跑，但却丝毫不能表露出来，不是没有出现过那种非常严厉的船长，最后全船的人都排挤他，工作都没办法进行。

5 个小时后，几个人一边大笑一边回来了，进了船舱后，非常迅速的开始开展工作，得抓紧把耽误的几个小时补回来。

懂得工作至上，我就非常满意了。

装卸货、维修保养机器、补给.....

是夜，「蓟州海号」已经开始离开港口，准备下一段航次，我例行睡前在甲板上走一圈。

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，不看一圈，根本无法入睡，不止是甲板，还有机房，以及每个船员的卧室，虽然只是在门口，我都会挨个走一遍。

回到自己房间后，打开了衣柜，给佛像上了柱香。

似乎佛像上落了些许灰层，我又小心翼翼的擦拭了一番。

「航行顺利」我对着佛像说道。

平安的一夜过去后，早晨八点是集合的时间，大家有序的来到办公室，八点十分了，李达却迟迟没有出现。

「人呢？把他叫出来。」

我对大家提出的要求不多，除了船上核查要细，就剩守时这一条，这个在起航就强调了。

但李达这么久都没有迟到过，为何突然这样，这让我有种不详的预感。

「李达发烧了，摸着挺烫的。」另一个水手说道。

安排完大家的工作，我跟着大副迅速去了李达的房间，38.5度，我跟李达说话，可他根本无法集中精神，整个人都很虚弱。

我撸起李达的袖子，又拉下衣领，仔细的看着李达的皮肤，都没有发现异常，「你再检查下他是不是被蚊子咬了，会不会是染了疟疾」。

疟疾在非洲常见得犹如普通感冒，由蚊子叮咬引起，这里气候属于热带雨林气候，湿热，特别适合蚊子繁育，来非洲的人，一多半都会得疟疾，非洲本地的富人，很多也是常年注射预防疟疾的药。

所以一般前往非洲的航线，船上都会提前备好特效药，不少船员虽然只是停靠几天，也有很大可能性染上疟疾。

「不管是不是疟疾，给他打一针蒿甲醚」。

我一直盯着李达看，发烧、脸色差、发抖，这都符合疟疾的发病症状，虽然内心还是担忧，但打了针应该不会出现其他问题了，我对着一边的小水手说道，「小原，你隔两个小时再来看他一次，给他喂点水。」

江森和一些船员站在门外，开玩笑道，「哈哈这小子不会昨天劳累过度了吧。」

大家陆陆续续打完饭，刚要坐下开始吃，小原急忙跑到餐厅，一副惊恐的神色：「李达，李达，他吐血了」

3

江森一下子愣住了，「他昨天还好好的啊，生龙活虎的呀。」

李达躺在床上萎靡不振，脸上也开始出现一些红色的痘痘。

我心想不妙，这不是疟疾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，然后立刻回到驾驶室，给公司拨通电话，寻求援助。

「这里是蓟州海号，目前正从喀麦隆港口离港，正在海上航行，船上新来的水手李达面部出现红色斑点，而且吐血，请迅速帮忙判断发病原因！」

最后，我不放心地补了一句，「是否具备传染性？」

电话那头的人声音突然发紧，「稍等，请不要挂掉电话，我马上找医生来。」

我与医生对话了大约 10 分钟后，觉得世界都昏暗了，甚至左眼皮开始跳，从医生的问话里，我就能感觉到事态紧急。

「如果不出错，我怀疑是埃博拉。」医生说道。

此时，我心里骂娘都骂了一万遍了。

埃博拉，那个号称「人类黑板擦」的传染病，我早就有所耳闻，它肆虐刚果数次，每次都会令很多当地人失去生命。

染病的人会「七窍流血」，甚至最后把自己的内脏排出体外，像是自爆一样。

我的恐慌控制不住的上涨，手都在发抖，只能紧紧扶住桌角，才没让自己瘫下。

「怎么防止传染？」我用尽全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稳定。

「别着急，千万稳住，埃博拉虽然非常严重，但它不会空气传播，也不会飞沫传播」，医生说道，「但千万别碰他的血液，唾液，你们注意隔离防护。」

我听完，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。

小原昨天一直在照顾李达，会不会？

然后，我什么话都没说，电话也扔在一边，迅速跑到李达的房间大喊「都不要碰他！」

大家被吓了一跳，奇怪的看着我，我站定后，看了一眼大家的反应继续道，「都有谁碰过他？」

江森说，「谁都没敢碰呢，怕有病。」

我舒了一口气，「小原，你碰过他了是吧？」

小原被吓得后退了一步，「船长你别吓我，怎么了？」

我调整好语气对大家宣布，「刚刚和公司的医生通话了，对方判断李达染上了埃博拉，是个传染病，但只通过体液传播，没有碰过李达，和李达的东西的人，就不会有事。」

「现在，告诉我，都有谁碰过李达，和李达的物品。」

「我没有，那谁能给我作证！」「我也没有！」大家突然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，纷纷自证清白。

4

人的想法总是能迅速变化，我担心大家胡思乱想、人心不稳，迅速宣布了处理方法。

「小原，你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哪里都不准去，直到下船，会有人每天把食物送到你的房间门口。」

「你们三人，把船上的雨衣拿出来，每天穿戴整齐给李达送饭送水，记住，不要碰他任何地方，脸、手，能露出来的皮肤都要挡住，出门后立刻用酒精消毒。」我指着江森及其手下三人。

人是他们带下去的，如今李达成了这样，江森有不可逃脱的责任。

江森根本不敢反驳。

一天过去了，李达完全没有好转。

病毒是一种活着的「非生物」，它没有细胞，来源也是众说纷纭。

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，那就是它一旦寄宿在宿主体内，无休无止，直到「杀死宿主」或者「被宿主杀死」。

有人说他们是来自于上帝，专门用来约束众生，使文明得到发展。

我非常清楚，李达不过是在等死，船员们，也门清，毕竟上网一搜，就知道这是个什么传染病了。

情绪是会在人与人之间「传染」的，大家一边同情李达的遭遇，一边避而不及，生怕自己染病，连送饭的三个人，送过了前两顿，也就放任李达不管了。

江森有一天对我说：「把他扔下船吧，太危险了。」

我一言不发，这个家伙真是心狠，我抬眼看了一眼江森，心底闪过一丝厌恶，好好的一个大学生，好不容易进了大公司，间接就被江森给毁了。

但又不能说他什么，江森这个问题，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过，我甚至都想过这个办法，但这样不止违法，而且也有风险，况且，我真干不出来。

这个问题我今天早些时候问过公司，到底怎么处理，公司给的方法是，隔离李达，无论生死。

但江森能问出口，也算是绝了，但我不能有任何批评，这个时候，任何批评都会成为埋怨，都是对自己领导力的耗损。

这种人心惶惶的时候，主心骨的地位决不能撼动，一点都不能。

我用低沉的嗓音，皱着眉头冷冷地开口：「隔离李达。」

大家得知江森三人不再给李达送饭了，只是放任他自生自灭，船上二十几个人，没有一个人能「正常」下来，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

这代表着放弃。

隔离，也让大家有一些安心。

精神高度警惕了这么久以后，大家的心似乎也变硬了，当听到李达的痛苦呻吟，也不过是面无表情的走过房门，继续手里的工作，全然忘记了这个平时朝夕相处的同伴。

当怜悯没有用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开始摒弃它，这就是人性。

两天后，「蓟州海号」在公司的安排下驶入了距离杜阿拉较近的港口——几内亚科纳克里港。

还未到港，港口的防疫人员就电话里一遍遍的告诉我如何靠岸，并警告在防疫人员上船消毒前，所有人都不准下船，待在船舱不准乱动。

巨轮靠岸了，12 个防疫人员包的严严实实上了船。

「谁是船长？」防疫人员询问道。

「我是。」我答道。

「你先别靠近，组织船上所有人并排站成一排，衣服全都脱下。」防疫人员说完，我让大家听从照做。

几个白衣防疫人员拿着像喷农药的喷雾器，不停地往船上每一个人身上喷去，一个地方都不肯放过。

然后所有人走到了另一个已经消过毒的房间，挨个经过检查，才给发了新衣服。

接下来，所有人都躺在了隔离舱里，一个透明的盒子，人躺在里面，空间小的连胳膊都抬不起来，更别提翻身了。

每个人就这样被抬着运下了船，直接送到了医院隔离观察。

五天后，大家都没有任何发病现象，解除了隔离，包括小原，真是万幸。

至此，埃博拉的事情终于算是告一段落，还好没有传播出去，不然这一船的人就有去无回了。

本来从不停歇的货轮这次靠港了许久，公司与当地的防疫人员拜托了很久才说动，并派遣了专业的医疗人员到这里，一起给船全面消毒。

港口的停靠是按小时计费，而且费用极高，平时为了节省半小时，船员们都是精细规划装卸货流程，避免多花费。

这次，谁都不关心这停靠费了，船上的经历让大家心有余悸，什么能比安稳活下去更令人神往的呢？钱算得了什么呢？

我离开医院前，曾向医生询问了李达的情况。

「大夫，他，死了吗？」

医生用蹩脚的英文说：「你还问这个干什么？感染了埃博拉，谁不死？」

「他.....」我不知道如何开口。

医生看着我顿了顿，「我们进入房间时，人已经没有呼吸了，床上都是污血，和其他埃博拉的感染者一样，看起来身体都要化了。」

我根本不知道再说什么，只说了一句「谢谢」就转身离开了。

我站在医院门口止不住的哭了出来，崩了太多天了。

真的，李达的事情我可以有一万种责怪江森的说法，但我依然没办法原谅自己，非常自责和愧疚，如果我严格管束，李达他们就不会下船，也不会丧命。

什么船不船长的破领导力，哪里有人命来得重要，是我对不起李达。

其实在第三天，我来到过李达的房间门口，从窗户我能看到李达的嘴微张着，但是发不出声音，躺在被子凌乱的床上，被子上和床边，都有着黑红色的血迹。

本来强壮的身子看上去缩小了很多，凹陷的脸上还挂着泪痕。

因为看见，所以恐惧。

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个坏人，是个值得托付的好人，但在那个时候，我也不敢进去，身体甚至有些发抖。

在死亡面前，人的怜悯一点都剩不下。

回到公司后，我如实汇报了李达感染的过程。

尽管我知道，实话实说会遭到处罚，但处罚反而会让我感到心安。

江森被罚因为违规下船，被罚停运半年。

我被罚 10 万元罚款，考虑到培养一名船长不易，才没有判我像江森一样停运。

到了今天我也不敢主动跟人谈起李达的事情，成为我内心最大的黑暗。

一个木板漂在一望无际的海上，这可能是普通人对出海危险最高的想象，但「只能在海上漂着了」对船员来说，却不算最坏的局面。

(本文由真实故事改编，涉及相关利益，人名、船名、时间等，均加以优化，请勿对号入座)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